

# 陈云传

(二)

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 
主 编 金冲及  
副主编 曹应旺 陈群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# 陈云传

(二)

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 
主 编 金冲及 陈 群  
副主编 曹应旺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## 本卷目录

十三、进北平，赴上海	(595)
十四、稳定物价，统一财经	(644)
十五、调整工商业	(688)
十六、抗美援朝中的财经工作	(719)
十七、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	(750)
十八、在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中	(784)
十九、出访苏联	(812)
二十、粮油棉统购统销	(842)
二十一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台	(879)
二十二、两下江南	(924)
二十三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	(962)

## 十三、进北平，赴上海

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，标志着新中国将要诞生，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。离开西柏坡时，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风趣的对话。毛泽东说：“今天是进京赶考嘛。”周恩来笑着答道：“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，不要退回来。”毛泽东说：“退回来就失败了。我们决不当李自成，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。”<sup>①</sup>

怎样才能“考试及格”、不退回来呢？千条万条，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发展生产、复兴经济，使人民过上好日子。中国共产党在准备进入大城市时，对这一点已有清醒的认识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指出：“从我们接管城市的那一天起，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。”“为了这一点，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，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、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。”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，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，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，获得确实的成绩，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，

<sup>①</sup> 李银桥《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24页。

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，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，我们就会站不住脚，我们就会要失败。”<sup>①</sup>

能不能发展生产、复兴经济，关系着革命和新生政权的成败，成为当时全局中仅次于军事的重要工作。这就需要有一个经济统帅部，确定一个主管全盘经济工作的领导人。对这个问题，中共中央在进北平前早已经过深思熟虑，作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重要决定。

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的薛暮桥回忆道：

“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，南汉宸同志立即进城接收国民党的金融机构，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。周副主席命我于二月二日赶赴北平，先见南汉宸，协助清查印钞票所需要的凹版机和纸张，计算印刷能力；同时按他的指示去见已先到北平的陈云同志和董必武同志，请示货币发行方针。董老偏重稳定物价，按每月上升百分之十计算。陈云同志说：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，其次才是稳定物价。三大战役胜利后，战争将向全国展开，军费开支浩大，物价应按每月上涨百分之二十计算，甚至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。为什么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，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币的印制计划。当时人民币的最大票面额已为五十元和一百元，按陈云同志的方针就应当准备印制五百和一千元的人民币，否则就不可能满足需要。

“我回西柏坡后，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。他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，并且告诉我，中财部即将改为中央

<sup>①</sup>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4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428页。

财政经济委员会，由陈云同志任主任。”<sup>①</sup>

由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，中共中央很早就考虑到了。早在中共中央刚到西柏坡不久的一九四八年五月，周恩来就电告东北局：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、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。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七届二中全会，并规定全会的任务之一是决定经济建设方针。北平解放后、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，毛泽东于二月六日以中央名义起草致林彪、罗荣桓、聂荣臻电，请陈云、罗荣桓日内动身来中央一叙。陈云、罗荣桓因路上融雪不好走，至二月九日到达西柏坡。在西柏坡，陈云住了两个晚上，于第三天返回北平。二月十六日，从北平动身，途经天津停留两天，于十八日回到沈阳。陈云后来回忆道：

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，林彪、高岗参加了。我留守地方工作，罗荣桓留守军队工作，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。在这之前，毛主席打电报来，要我和罗荣桓到西柏坡一叙。我们坐吉普车去的，经过保定，到达西柏坡。毛主席一见面就对我说：你四保临江啊！同周总理也见了面。我说：东北准备了二十万吨粮食，支援平津。吴波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老跟在我后面要粮食。周总理说：董必武、薄一波现在搞财经工作，他们讲现在不能大量发行钞票，怕物价继续上涨。我说：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，以扩大军队，支援战争，占领地盘，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。周说：这里面大有文章啊！大概是周总

<sup>①</sup> 《薛暮桥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192 页。

理向毛主席报告了，毛主席就要我来搞财经工作。<sup>①</sup>

陈云回到中央来搞财经工作，是经周恩来推荐、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。薄一波说：“中央把整个财经工作委托给陈云同志，周总理是起了重要作用的。总理就对我谈过很多次，说：‘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，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’。这充分说明总理完全信任和依靠陈云同志。在信任陈云同志这个人才上，可以说，总理起了不小作用。”<sup>②</sup>

中共中央为什么挑选陈云来主管中央财经工作？一个重要原因是陈云领导财经工作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。他在抗日战争后期主持过西北财经工作，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持过东北财经工作和接管沈阳工作，都取得突出成就，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。

在决定陈云来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同时，也正在酝酿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。

由于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处于彼此分割的状况，财政经济工作基本上各自为政。随着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，中央决定在河北阜平县成立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办事处，这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，但仍是一个各解放区带“联合”性质的财经机构，是一种过渡的形态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到西柏坡后，周恩来提出：各解放区财经工作不能再搞“联合政府”，要搞统一政府，取消办事处，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，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，统一发行货币。<sup>③</sup> 中央财政经济部（简称中财部）由董必武任部长，薛暮桥任秘书长，南汉宸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，

① 陈云的一次谈话记录，1989年4月26日。

② 访问薄一波的谈话记录，1981年9月11日。

③ 薛暮桥《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回忆》，见《怀念周恩来》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32页。

并准备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——人民币。由于董必武不久担任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，中财部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领导。在此期间，统一财经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，如发行统一的货币，调剂地区间的财力、物力等等。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新中国的即将成立，许多新的更加复杂的任务又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，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，对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领导。

北平和平解放后，中共中央考虑将中财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，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，统一管理财经工作。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《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并邀集各中央局、各前委负责人开过两次座谈会，逐条进行讨论，经过两度修改。这个文件，周恩来请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任弼时传阅时，毛泽东批阅并增写了部分内容，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发执行。《决定》指出：“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的统一问题，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，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，有重点地、有步骤地走向统一。”《决定》正式提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，并规定了它的职责权限：

“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，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，并加入东北、华东、西北、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为委员，依靠华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辖的各省市，进行业务。”

“各解放区政府的财经部门，及各军区、各野战军的后勤部门，有责任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与军委后勤机关、卫生机关，供给各项报告和材料。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，与军委后勤机关、卫生机关，亦得向各区有关部门发给在中央

批准的计划范围内的各项指示。如遇有争执，或指示行不通时，得经过各区中央局、军区或野战军直接报告中央军委，请求解决。”<sup>①</sup>

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，主管中央财政经济工作，是一副多么艰巨的担子。陈云返回沈阳后即着手交代工作，准备挑起这副新的重担。三月二十六日，刘宁一电告陈云：苏联全国工人代表大会邀请陈云出席会议。陈云谢绝了。他回电说：“一因东北财经工作交代后即赴中央；二因自全总成立我均在做政府财经工作，未做工会工作，故准以别人去为宜。”<sup>②</sup>

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北平后，周恩来连发四电，催陈云早日来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。

四月十日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：“望陈云同志及其所带干部速来中央”。这封电报经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任弼时、杨尚昆传阅后发出。

四月三十日，周恩来又发电报催陈云来中央工作。五月三日，陈云回电中央：

“（一）陷（三十日）恩来同志来电悉。高干会后，我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。今日起讨论，估计十日前定赶到北平。

“（二）东北局已令曹菊如交代，力争曹与我同去平。

“（三）其他财经干部一时抽不出，可否缓调。”

在收到陈云五月三日回电前，五月五日，周恩来又起草中

① 中共中央《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1949年3月20日。

② 陈云给刘宁一并请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转中共中央的电报，1949年3月29日。

央致高岗、陈云电，指出：“二中全会前即决定陈云来中央主持财经工作”，二中全会后“数电催陈云亦均未得复”，“望陈云同志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，不容再延”。这封电报毛泽东阅后即发，发后再送朱德阅，催陈云来平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。

看到陈云五月三日来电后，五月七日，周恩来再次起草中央致陈云并告东北局电：“辰江（五月三日）电悉。曹菊如应同来，其他财经干部待来后再商调。”同一天，陈云致电中央：“我九日一定离沈赴平，曹菊如尚未交代完，以后赴平再报。”但是，到了九日陈云仍没有能离开沈阳。又推迟了四天，在五月十三日才离开沈阳，十四日清晨抵达北平。

为什么陈云没有能尽早离开东北到中央就职？主要是因为在东北有两件未了的事情需要他做。一件是，关于辽东争论问题。这件事在以前一直存在着分歧。这时，由于党内个别同志仍有不同意见，需要开会讨论，作出一个基本结论，以澄清是非。另一件是，他主持制定的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，需要向东北局报告，以便获得批准后实施。这两件事都很重要。陈云又是一个极认真、极负责任的人，办好这两件事需要一些时间。

中共中央东北局讨论辽东争论问题的高干会议，是在四月十三日至二十日举行的。出席会议的，有各省委书记、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副部长，共八十余人。按照东北局常委会的意见，由陈云在这次高干会上首先发言。他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：关于辽东争论问题，开个会讨论一下很有必要。因为有同志已正式提出与我有关的问题，有的有不同意见，有的不

知道经过。另外，我要走了，鉴定一下也好。<sup>①</sup>

发言中，陈云谈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“辽东土改中我的错误与责任”。他的态度光明磊落，说：“扼要有三：一、有很大错误；二、我负这个错误之责任；三、与辽宁省委在土改问题上有过的争论，我错误，他们对。”他指出：东北局对全东北土改的结论是，成绩是主要的，个别县区错误是主要的。这也适用于辽东。但是“错误者的责任在于追求错误之原因，改正错误”。去年三月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结束辽东分局工作时，我就作过检讨，并请萧华传达到各县。四月份我对中央有个报告，也有土改中错误的一部分。有同志说，萧华未传达。我在沈阳开会时，问过萧华，萧华说传达了。检讨的内容是什么？陈云在会上把检讨提纲重新读了一遍。随后作了两点声明：一、这个提纲自我批评可能有面的遗漏（十件只说八件），但自批的精神是充足的；二、不仅在这里而且可传达到各县，也可在党外传达。

第二个问题是“辽东我当分局书记任内坚持的经过”。为了使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，陈云详细介绍了东北解放战争前期决定坚持南满斗争的决策过程，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这三天所作出的决定四纵“深入敌后做文章”的经过，并且回答了有人提出的“中央纠正之后才坚持的”这种说法。他用事实说话，指出：“中央对行动问题上在这个时间内无指示（我到后至四纵出发），分局与林总、东北局有几个有关行动问题的电报往返，但不是十六日前，而是十六日后，四纵出发后，约计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之间。”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陈云宣读了辽东分局与东北局在这个时间往

<sup>①</sup> 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议记录，1949年4月13日。

返的四封电报。并且谈到对萧华曾经提出的转移一部分兵力到北满的看法。他说：“时间半个月。决定权不是他，而是全体委员会，而且必然是东北局。作为一个过去的负责人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允许的。领导机关也允许有第一第二的两步办法。萧华过去有成绩，坚持辽东决定后也积极努力有成绩。”

最后，陈云特意谈到对自己在南满这段工作的估价。他说：我向来不喜欢讲这些，现在有必要讲。在土改问题上，别人去了可能比我去了好。在坚持辽东问题上，有三种估价：陈云“去坏了”；“去不去一样”；去了“有不少帮助”。我“自估属第三种”。我作为一名“共产党员够格不够格？够格”。从哈尔滨出发时，“明知困难，自告奋勇”。<sup>①</sup>

陈云的这次发言是作了充分准备的。在这次会上，他谈了对自己这段工作的估价，这对陈云说来，是很不平常的。他对存在激烈争论的辽东问题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：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毫不含糊。

在陈云发言后，有不同意见的个别同志也发了言。

这次东北局高干会议连续几天讨论辽东问题。在会上，程世才、彭嘉庆、刘澜波、吕东、林枫、郭峰、李富春、张闻天、王鹤寿、张秀山等三十多人先后发言。大家充分肯定以陈云为书记的辽东分局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。张闻天在发言中强调，要解决辽东争论问题，首先应该了解，在敌人进攻面前南满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党内严重的危机，“有的主张转移，有的主张坚持”。张闻天说：“只有了解了这些，才能了解陈云的作用。”“南满工作的转变，是在陈云来南满之后。”

<sup>①</sup> 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上关于辽东问题的发言提纲，手稿，1949年4月13日。

陈云对改变南满党内党外的形势起了很大作用。陈云的作用，反映了南满很多好同志的意志，这一功是不小的。”南满在土改问题上，“成绩是主要的，方针基本上是对的”，但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有错误，“这一点我们并不抹杀”。张闻天还说：我们“向陈云学习的地方有三点：一、谨慎小心的负责态度；二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；三、自我批评的精神”。<sup>①</sup>

在会议讨论中间，四月十六日，陈云第二次发言。这次发言，针对会上个别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。

四月十九日，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，讨论这次高干会的总结。高岗说：当时想到，南满丢掉，北满成问题；北面的打，就是为了南面。陈云去就是为了坚持南满。<sup>②</sup>二十日，高岗代表东北局作高干会的总结讲话。二十三日，东北局就这次高干会讨论的情况和得出的基本结论向中央作了报告。报告中指出：

“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是坚持与贯彻了东北局的正确方针，扭转了辽东在一个时期内的严重形势，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，成绩很大；辽东的土改，成绩是基本的，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，但陈已作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。”<sup>③</sup>

东北解放后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，工作千头万绪，应该从哪里着手？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主持制订出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，在他离开前对如何恢复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安排。

① 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议记录，1949年4月16日。

② 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记录，1949年4月19日。

③ 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，1949年4月23日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高干会开完两天后，陈云就在东北局会议上作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。出席会议的，有高岗、李富春、张闻天、林枫、古大存、张秀山、李锡五、王鹤寿、顾卓新、叶季壮、曹菊如、吕东等人。陈云本着从实际出发的精神，在报告中首先回答了计划的范围和可靠性问题。他说：这个计划“主要是国营企业的经济计划”，是在研究了资金、原料及材料、运输和技术问题之后制订出来的。完成这个计划的“初步条件是有的，但困难甚多”。因此“不是‘漫天’计划，有较大可靠程度”。

在谈到经济力量使用的重点时，陈云指出应该放在恢复工业上。他说：我们目前的财政支出情况是，要“负担东北野战军七个月经费，军事费用占了很大的部分”；“国民经济投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一二，其中工业投资占百分之二十六至百分之二十七”。工业投资的重点是恢复重工业。比如，鞍山、本溪的钢厂，抚顺、本溪、阜新的煤矿，有色金属，机械工业，小丰满水坝，火力发电，等等。

谈到物价问题时，陈云说：“力争物价相对稳定，力争涨价不超过百分之一百，争取只涨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。”他提出力争物价相对稳定的三道防线：财政开支不靠发钞票；准备了物资；收营业税和卖公债。

谈到铁路问题时，陈云强调铁路运输对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，说：国营经济建设的第一条链子是投资，第二条链子是铁路。“每天装车量有多少是中心问题。”东北现有车皮为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辆，每天平均装车三千辆，周转率为四点五天。要照顾“铁路第一”的原则，使火车快装快卸。要不惜花钱，把铁路修好，减少徐行。

谈到成立总会计局时，陈云从管好和用好资金的需要出

发，说：这是一个“总账房”，“使现金能集中我手”。“将来经济的管理机构是：一、计划委员会；二、总会计局；三、统计局。”

谈到明后年经济工作的方向时，陈云针对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，说：寻找工业投资来源的办法是“以猛烈方法刺激农业副产品的生产和增加棉田”。如能出口三万吨猪肉，等于增加二十万吨粮食；生产三亿个鸡蛋，等于增加十万吨粮食。要增加棉田，就要给棉农以很大的便宜，不收公粮，与粮食比价定为一比十五至十七。猛烈刺激农业副产品的生产，表面上是不赚钱的，实际上通过税收还是赚了钱。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办法基本上靠征收公粮和制定价格政策。<sup>①</sup>

四月二十三日，东北局继续开会。叶季壮、吕东、余光生等分别就财政问题与商业问题、工业问题、铁路问题作补充发言。五月三日，东北局讨论陈云报告的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，并通过这个计划。

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，又有着最大的连成一片的老根据地。制订好东北的经济发展计划，对陈云准备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。

陈云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结束时到东北开辟工作的。他参与了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。这四年，对他来说，是很不平凡的四年，也是很重要的四年。

陈云离开沈阳时，他和于若木的第四个孩子兰兰刚出生不久，妻子和孩子们仍旧留在沈阳。陈云带着一个小女孩，那是毛泽东的大女儿娇娇（即李敏），她是去北平看她的爸爸的。

<sup>①</sup> 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记录，1949年4月22日。

火车到山海关被堵住了。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，来往车辆多，加上当时的铁路交通正处在战争破坏后的恢复过程中，常有列车被堵。幸亏有吕正操在现场调度，很快就疏导好了。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后，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接娇娇去香山，陈云等人直去中南海。<sup>①</sup>

周恩来曾提出陈云“带干部速来中央”。然而，陈云并未带其他干部进北平。周太和回忆说：陈云“只带了我（秘书）一人及警卫二人共三人。陈云同志强调，到新岗位任职，应当就地取材，绝不能随带袖筒里干部（指熟悉和亲近的人），要引为戒律。”<sup>②</sup>

当时，毛泽东还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。周恩来为工作方便已迁居城内的中南海。陈云被安排住在中南海怀仁堂。他和周恩来朝夕相处，共商财经大事，还经常一起去香山参加毛泽东、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会议。后来，毛泽东要搬到中南海居住，周恩来考虑到自己住的院子比较安静，就让出来请毛泽东住。那就是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一直住到一九六六年的菊香书屋。周恩来搬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办公、居住。陈云搬到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北长街七十一号（后改为五十八号）居住。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，一栋二层小楼毗邻著名的故宫护城河。从二层陈云的办公室里望去，一片金黄的琉璃瓦顶在夕阳下熠熠生辉。

陈云到北平后第一件事情是物色干部，找租房屋，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。

关于物色干部，焦善民回忆说：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

① 访问张季敏的谈话记录，1998年5月31日。

② 周太和《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》，1993年3月。

得不好，中财委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难以做好财经工作。而实际情况是，不要说我们党由于长期处在农村，长期进行革命斗争，缺乏经济建设的人才，就是旧中国，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方面人才。怎么办？陈云同志的办法是不拘一格，广泛招收人才。”陈云“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，搞‘五湖四海’、‘就地取材’。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，因此，一开始，华北的干部用得比较多。以后，又陆续增加了各个大区的干部。另外，陈云同志还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。他曾经说过：‘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，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。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？不见得。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，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。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，善用各种人才；单枪匹马，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。’”<sup>①</sup>

章乃器、千家驹、沈志远等人是陈云进北平后很快注意到的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。陈云经常同他们交谈，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。有一天，晚上十点钟了，陈云还要章乃器给他上课，讲外汇问题。<sup>②</sup>五月二十日，章乃器给陈云打电话说，千家驹和沈志远要和陈云谈谈。二十一日，陈云约章乃器、千家驹、沈志远到自己住所谈了几个小时。章乃器、千家驹、沈志远提出：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应尽快着手。陈云就请章乃器代他起草给香港钱之光的电报稿，加以落实。章乃器、千家驹、沈志远提出：上海解放后，外币应禁用禁持。陈云就请千家驹写个禁用禁持外币的意见，发给上海、华东。千家驹曾回忆他

<sup>①</sup> 焦善民《陈云同志与中财委的队伍建设》，见1996年4月9日《人民日报》。

<sup>②</sup> 陈云《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》，1949年6月4日。见《陈云文选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389页。